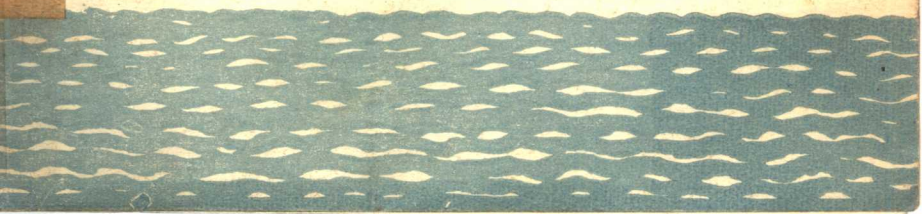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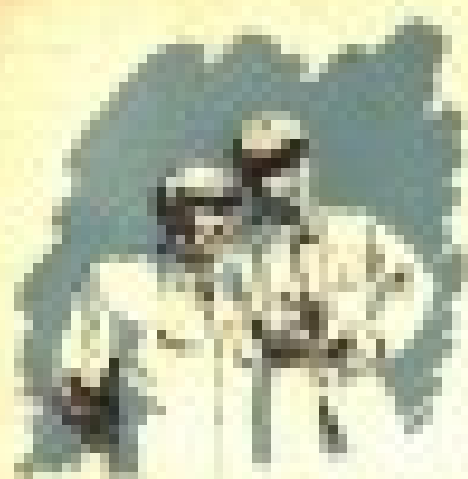




海防万里

張澤易 楊履方 著





海防万里

（作者：XXX，译者：XXX）

海 防 万 里

四幕七場話劇

張澤易 楊履方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海 防 万 里

張澤易、楊履方著

中國戲劇家协会編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大街胡同四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字數：62千

開本317×437/32 印張16 插頁2

一九五六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8000

定價(7)0.84元

內 容 說 明

这个剧本描寫我國人民解放軍英勇保衛海防的鬥爭。故事發生在海防前綫南方島上。当美帝國主义和他的鷹犬們在朝鮮戰場上屢次失敗後，一面想拖延侵朝戰爭，一面命令蔣賊軍向我東南沿海島嶼騷擾。南方島上我軍師長張東平在作战部署中以先進的战略、战术思想克服了右傾保守思想，迅速而果斷地作出了正確的軍事措施。在他英明的指揮下全体戰鬥員經過艰苦血战，以少勝多，把敌人乾淨、徹底地消滅在海灘上了。从此，我軍便由積極防衛轉入解放沿海敌佔島嶼的階段。

人 物

張东平——師長，三十八歲。

沈南山——副師長，四十六歲。

王一中——師參謀長，四十九歲。

戚 光——師政治處主任，三十三歲。

郭 鑑——團長，三十歲。

張小玲——初中一年級學生，少先隊員，十二三歲，張东平的女兒。

楊小虎——排長，以後代理連長，二十四歲，張东平以前的警衛員。

秦 彬——連長，二十八歲。

林淑玉——手銜排長，二十六歲。

孫 秀——戰士，以後代理班長，二十一歲。

胡學文——張东平的警衛員，二十二歲。

陳 亮——科長，三十多歲。

顧馬羅——受傷的戰士。

劉 海——班長。

丁國璋——監視哨。

洪 同——青年战士。

女卫生员、其他战士数人。

胡 璉——敌司令长官。

何云翰——敌军长。

刘 标——敌参谋长。

黄 武——敌伞兵总队长。

赖 淦——敌团长。

敌参谋。

第一幕

第一場

一九五三年夏天。下午。

張東平師長辦公室。佈置得簡單、整潔，牆上有一塊藍底小白花的帘子，遮蓋着一張寬大的軍用地圖。看得出來，這是一間新佈置的房間。

屋前，一排玻璃窗，窗外是蔚藍的天、碧綠的海、金黃色的稻子、翠綠色的香蕉、茂密的甘蔗、覆蓋般的榕樹……

夏季的海風緩緩地吹進來，窗帘微微飄動。雄渾有力的歌聲自遠而近，由近而遠。

紮好子彈帶，
揹起衝鋒槍，
順着山坡路，
走上高山崗。
一边走，一邊唱，

光榮任務守海防。
我愛祖國保祖國，
我為祖國握緊槍，
風雨都不怕，
冷熱也平常；
祇要祖國建設好，
吃苦又何妨？
咱吃苦，祖國強，
光榮就在這地方……

張小玲上。

張小玲 爸爸！爸爸……噫，還沒回來？（跑進屋裏找尋，
復出）真急死人啦！（又走到窗口探望，失望地坐到沙發上，噙着眼淚。）

外面傳來沈南山爽朗、宏亮的聲音。

沈南山 （內聲）張師長到家了嗎？

沈南山副師長上。

沈南山 啊，還沒回來？

張小玲 （委屈地）沈伯伯！

沈南山 怎麼啦？小玲子。

張小玲 沈伯伯，你說爸爸三點鐘上島來，現在快五點了，還沒來。

沈南山 啊，你也沒接着？

張小玲 可不，我在龍門口碼頭等了又等……

沈南山 沒發現目标？嗯？

張小玲欲哭。

沈南山 怎麼啦？軍人的女兒還作興哭鼻子麼？

張小玲 鬼爸爸，騙人！

沈南山 （安慰地）別急嘛，小玲子，他事情很多，準是軍裏有事耽擱了，就是这个情况。

張小玲 他忙，我也忙呀。明天，學校裏就要大考了。

沈南山 誤不了你的大考，小玲子。東平剛從朝鮮回來，老战友、老首長留住我們最可愛的人拉拉呱、吃吃飯，耽誤了一會兒時間，就是这个情况。

張小玲 （生氣地學沈南山的口氣）就是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情况！也不想想（細聲地）人家心裏多急……
沈南山笑起來。

張小玲 你笑，你笑，沈伯伯，我可不管，我要回學校了。

沈南山 甚麼？回學校？亂彈琴！你爸爸一年多沒看見你，昨天從軍區打電話給我，要我負責把你接回來，現在又要回學校，乾脆說，我不批准！

張小玲 你是副師長，不是我的老師，我不要你批准！

沈南山 咳！你還會找根據呢。好吧，你爸爸把你託付給我，我就有權利管你，一直管到他回來的時候，我再當面辦移交，呃，就是这个情况。

張小玲 （稚氣地、傷心地）我知道，爸爸把我丟給你不管了，要是媽還活着，他早就回家啦。

沈南山 （笑着罵）小混蛋，說鬼話，發牢騷啦！誰說你沒媽媽，爸爸就不管你啦？他在朝鮮常常寫信問我：“我的小玲子怎麼樣啦？學習好嗎？身體好嗎？參加少先隊了嗎？當心，別把她培養成一個大小姐，要把她鍛鍊成一個軍人的女兒。老兄，你要不好好管教她，我回來可要跟你大吵一頓！”瞧，對女兒，要別人好好管教；可對老戰友呢，就是大吵一頓！

兩人都愉快地笑了，張小玲笑的那麼純真，沈南山笑的那麼爽朗。

沈南山 哈哈，又笑了，瞧你剛才那副模樣兒，（摹倣張小玲齜着嘴）小嘴翹起來，掛得上油瓶啦！要是俱樂部主任在這兒，給你照張像片下來，讓東平看看，那才有趣咧！

張小玲 （制止地）沈伯伯！

沈南山 好，好，我停止發言，停止！（從口袋裏抓出一把水果糖）喏，給你。

張小玲 （看看，偏過頭）糖——我不要。

沈南山 不要？好，買荔枝，行不行？

張小玲 不要！

沈南山 不要，不要，我的紅領巾，你究竟要甚麼呀！

張小玲 我要爸爸！

沈南山 爸爸，你爸爸又沒裝在我口袋裏。噯，你这个性呀，就跟你爸爸一个样。

張小玲 才不啦，我可是像媽媽……（忽然注意到太陽）哎呀，太陽快落山啦，我得赶回学校啦。

套間內電話鈴响。

沈南山 準是碼头上來的電話。再等一会儿吧，我保証他就回來啦。（進套間接電話。）

沈南山 （內聲）是我，噫……噫……我就來，就來。

沈南山自套間出。

沈南山 小玲子，我有事，去一会就來。

張小玲 沈伯伯，不是爸爸的電話嗎？

沈南山 （急匆匆地）不是。你等一会儿吧。（又轉身）你不要走了！（下。）

張小玲 沈伯伯……（愈來愈失望地望望天色）我怎麼辦呢？

（欲出。）

政治处主任戚光進來。

戚 光 小玲子，你爸爸還沒回來？

張小玲 噢。

戚 光 別急，小玲子，說不定他已經上島來啦。

張小玲 不会，爸爸要上島來了，準会先回來看我。

戚 光 是啊，那就不用着急啦。

張小玲 可我还要赶回縣城去，学校裏……哦，幾點鐘

啦？戚叔叔。

戚 光 （看錶）快五點啦，怎麼？你不等他？

張小玲 等，反正也是白等……再等就耽誤大考啦。戚叔叔，請你告訴爸爸，我不等他了……請他別罵我。（欲走。）

戚 光 小玲子……

張小玲 再見，戚叔叔！（跑下。）

戚 光 （跟着走出，喊）小玲子！

外面吹着下辦公的號音。

稍停，沈南山同師參謀長王一中上。

沈南山 現在可該到了吧，咦，怎麼沒人？小玲子也不見啦？

王一中 她不是從碼頭上回來了嗎？

沈南山 嗯，準是跑回學校去了，这个小自由主义！

王一中 （微笑）真是个好学生，难怪大家都喜欢她。

沈南山 （點點頭）是啊，我也想有这样一个聰明的女兒……

陳亮科長上。

陳 亮 首長，軍區又來了通報。（把通報交沈南山。）

沈南山 （拆開閱讀）王參謀長，你看看，咱們的情報真快。

王一中 嗯，看样子，敌人要來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了。

陈 亮 是我們這兒？

沈南山 可不能麻痺大意啊，科長同志，軍區既然來了敵情通報，就得認真準備。

陈 亮 是。

王一中 我們再仔細研究研究。

沈南山 对……張師長回來得真巧，一回來就趕上了任務。走吧，咱們到司令部去研究一下。

王一中 好。（与沈南山、陈亮同下。）

警衛員胡学文汗涔涔地拎着行李上。

胡学文 （放下行李，走到窗口望望，讚賞地）喲，这个島真有價值！有山、有水，庄稼也長得旺，連麻雀子都飛不進去……沒來以前，我还当是荒山野島呢！（又把行李拎進內室。）

張东平師長同郭綱團長上。

張东平 坐吧，郭團長，你陪我爬了幾座大山，够嗆了吧？

郭 綱 不，我爬慣了。師長同志，你可是爬了一整天。

張东平 你不知道，我在朝鮮山溝裏轉來轉去，都快成爬山運動家啦。（与郭綱和諧地笑。）

胡学文从內室出，送上兩杯開水。

胡学文 首長，金日成元帥送給你的銅像放在哪兒？

張东平 請沈副師長來吧。

胡学文 是。首長，我看放在窗台上挺不錯，誰來了也看得見。

張东平 （半惱半玩笑地）你这小傢伙倒挺愛表現呢。（故意提高聲音）快去！

胡学文 是。（迅速走出，剛出門就唱）

衝鋒号

宏亮地叫，

戰鬥在朝鮮多榮耀……（下。）

張东平 （喜愛地）小青年，怪机灵！（發見郭鋼還站着）郭鋼同志，坐吧。

郭鋼坐下。

張东平 噢，南方島上天气真熱。

郭 鋼 是啊，你从冰窟窿走到火爐裏來啦！

張东平 慢慢会習慣的，就像过去从火爐裏走到冰窟窿去一样。習慣是可以改变的啊！

郭 鋼 島上比大陸涼爽得多。有時候回大陸去開會，倒直惦着海島。

張东平 这样說，你們都喜欢海島囉？

郭 鋼 可不，这許是“海島觀點”吧。

張东平 （微笑）新名詞，新名詞。战士們呢？也有这种“海島觀點”嗎？

郭 鋼 他們說：“海島就是我們的家。”又說：“我們在這兒看守祖國的大門，保衛祖國的社会主义

建設。”

張东平 （兴致勃勃）嗯，真有意思。

郭 鋼 師長同志，战士们还寫詩呢。

張东平 詩？唸來听听。

郭 鋼 （腼腆地）我怕記不全了。（想想後，感情充沛地唸）

低头見水，
抬头見天，
吃不完的風沙，
听不完的海浪，
我們辛苦又何妨？
只要可愛的祖國，
一天一个模樣！（噓了一口氣）

就是這樣的詩。

張东平 （讚賞地）好詩，好詩，真正的愛國主義感情！
看得出來，我們的海防戰士，都具有這種高尚
的感情。（稍停）這首詩的作者是誰？

郭 鋼 五連戰士孫秀。

張东平 （回憶地）孫秀？

郭 鋼 首長認識他？

張东平 剛認識不久。我先到一〇三團去看了一下，就
直接到你們團的三〇〇高地去，那個站崗的戰
士不讓我上去，我說：“我是師長。”他說：
“對不起，首長，我不認識你，請你拿團司令

部的証明文件來。”喏，沒辦法，我只好服從命令，找你去啦。

郭 鋼 （笑）是啊，他不認識首長。

張東平 後來，我聽說他的名字叫孫秀。我們一起上陣地去的時候，他又下崗了——噢，是個青年團員吧？

郭 鋼 是的，還是俱樂部的文娛委員。

張東平 好戰士，應該表揚這些忠於職責的同志。

郭 鋼 是。首長還有事嗎？

張東平 （嚴肅起來）等一會，郭鋼同志，剛才聽你講，你們都很喜歡祖國的海島，還都有了“海島觀點”。可是為甚麼島上的工事那麼薄弱，塹壕那麼淺，碼頭那麼壞；特別是縱深的側後工事，完全不適合海島作戰的要求，好像給小孩捉迷藏玩的一樣，這是甚麼道理呢？

郭 鋼 （衝動地站起來）師長同志，老實說，我的思想也不通，戰士們也反映：“這樣的工事，打起仗來，可以掩護住腳脖子啦！”

張東平 批評得很對。

郭 鋼 （越說越氣憤）我不知道有些同志怎麼想法，他們也口口聲聲說：“我們要守衛海島，消滅敵人；我們要保衛祖國，保衛和平！”難道，這樣的工事就能夠守住海島，消滅敵人嗎？就能夠